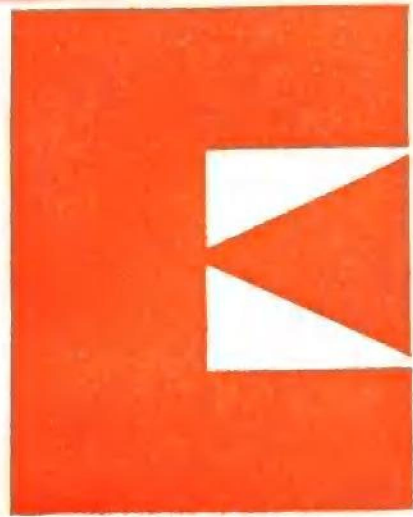




SU

· 宇甫 伯衡 ·

256

俄苏文学名家

责任编辑：杨明生
封面设计：蒋明

俄苏文学名家

E Su Wenxue Mingjia

宇甫 伯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118/16 插页 2·字数 289,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10093·600

定价：1.40 元

目 次

一、 克雷洛夫.....	1
二、 普希金	16
三、 果戈理	30
四、 别林斯基	44
五、 赫尔岑	58
六、 冈察洛夫	75
七、 莱蒙托夫	90
八、 屠格涅夫.....	106
九、 涅克拉索夫.....	120
十、 陀思妥耶夫斯基.....	135
十一、 亚·奥斯特罗夫斯基.....	150
十二、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162
十三、 列夫·托尔斯泰.....	175
十四、 车尔尼雪夫斯基.....	192
十五、 契诃夫.....	206
十六、 绥拉菲莫维奇.....	221
十七、 高尔基.....	234
十八、 阿·托尔斯泰.....	251
十九、 富尔曼诺夫.....	266

二十、 费定.....	279
二十一、 马雅可夫斯基.....	292
二十二、 法捷耶夫.....	309
二十三、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321
二十四、 肖洛霍夫.....	333
二十五、 马卡连柯.....	347



克雷洛夫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Крылов

(1768——1844)

俄国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的作品以风趣幽默著称，而他早年的生活却是穷困潦倒的。但贫困并没有夺去他的远大志向，逆境也无损于他的幽默感。例如，有一次克雷洛夫租房子时，刻薄的房东故意在租契上写明：假如克雷洛夫不慎引起火灾烧了房子，必须赔偿一万五千卢布。

身上一文不名的克雷洛夫看了租契，不但不表示异议，反而提笔在“15000”后面加上了两个“0”。

“怎么？一百五十万卢布！”房东惊喜地喊起来。

“是呀！”克雷洛夫不动声色地回答道，“反正一样赔不起。”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克雷洛夫于一七六八年二月十三日出生在莫斯科。他父亲安德烈·普罗霍罗维奇·克雷洛夫是一位贫穷的下级军官，母亲玛莉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随着丈夫的团队，也到处迁徙。

当小克雷洛夫五岁的时候，乌拉尔河流域的哥萨克由于不堪沙皇政府的迫害，在普加乔夫的率领下举行起义。普加乔夫诈称是失踪的彼得三世皇帝（其实彼得三世是被他妻子叶卡捷琳娜二世杀害了），并颁布了符合农民要求的政纲，因此起义军一下子发展起来，并溯雅伊茨克河而上，包围了奥伦堡要塞，威震全俄国。

安德烈上尉所属团队奉命征讨普加乔夫，调到雅伊茨克要塞驻防，上尉的妻子却带着孩子留在奥伦堡，被围困达半年之久，直到普加乔夫撤离奥伦堡，玛莉娅才带着孩子到雅伊茨克要塞。这件事使安德烈深受震动。他是个骁勇善战的军官，以军功积累升上了上尉军阶，勉强取得“贵族”头衔。但他受教育不多，文化程度低，这就限制了他的升迁。因此，当小克雷洛夫六、七岁时，上尉决定退伍，举家从乌拉尔迁回故乡特维尔市。在长途跋涉中，小克雷洛夫首次看到满目疮夷的俄罗斯大地，村镇被战争毁成断壁残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退職上尉在特维尔市参议会担任了负责官吏，但他的工资很微薄，他又诚实耿直，从不贪污受贿。因此，克雷洛夫一家的生活虽然安定下来，却依然贫寒。尽管安德烈的护照上载明他是“贵族”，但他却不是个“真正的贵族”，因为尽管他按官职已取得“贵族”的资格，却既没有领地、又没有农奴。他唯一最珍贵的财产就是书籍，那是他用从微薄的俸禄中节约出来的一点钱购买的。

安德烈在公务之暇，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和教儿子念书，他有两个学生——儿子小克雷洛夫和妻子玛利娅。

安德烈很爱小克雷洛夫，经常带着他去参加特维尔市神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听当地诗人的诗歌朗诵，观看神学校学生演出的戏剧——这些活动，给小克雷洛夫以后走上文艺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

克雷洛夫家里很快又添了第二个孩子列乌什卡。而大儿子伊凡·克雷洛夫满八岁的时候，就按规定开始挂名担任职务。当时的贵族子弟，往往一出生就可以担任挂名职务，随着年龄的增长，官职也一级级地晋升。豪富贵族子弟晋升得很快，往往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当上了上尉以至上校。小克雷洛夫挂的职务最小，只是一个“参议会助理办事员”。

有一次，安德烈带着儿子到省长李伏夫家里作客。那天省长家里宾客如云、淑女成群，饮宴过后，有人让小克雷洛夫表演几个节目助兴，安德烈也兴致勃勃地让儿子表演。

小克雷洛夫象他看到的诗人那样，朗诵了几首诗，演奏了小提琴，并在热烈的掌声中，又扮演了一个小剧中的角色。宾客们对小克雷洛夫的天才惊异不已，都说应该送他去学习。李伏夫省长乘兴建议安德烈把孩子送到他家里，跟他的孩子们一道学习。安德烈也很高兴，便一口答应了。

李伏夫省长家里简直象办了一所完整的学校：有好几位法国家庭教师，还有聘请来登门教课的各门学科的教师。因此，小克雷洛夫在李伏夫家里学得了许多知识。然而，学习的代价是必须忍受屈辱和不平：小克雷洛夫是主人李伏夫恩赐给他以学习机会的，教师对这个小官吏的儿子很是歧视；小克雷洛夫不能跟自己的小同学平起平坐；客人来的时候，他得站在饭桌旁侍候，为客人端茶……所有这些，小克雷洛夫都忍受下来了，他勤奋好学，象蜜蜂采花蜜似地全身心都投入了学习之中；他各门功课成绩优良，而在意大利语和法语方面下的功夫尤其深。有一次，他偶然获得著名法国寓言作家拉·封登（1621—1695）的一本寓言集，他看后爱不释手，还尝试着翻译了一篇关于芦苇和橡树的故事，尽管那是很粗糙、很不成功的尝试，但这次翻译却使他解除了对翻译和写作的神秘感。正当小克雷洛夫努力向知识进军时，不幸

又来到他的身边——他的父亲安德烈·克雷洛夫去世了。当时小克雷洛夫才十一岁。

为了让小克雷洛夫能继续学习，母亲把小儿子列乌什卡送到他的舅父家里抚养，母亲自己却到处寻找工作。她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但仍然无法养家糊口。

小克雷洛夫十分懂事，他不忍让母亲过分劳累，不久便离开了李伏夫家，到特维尔市议会当助理办事员。他有了自己的办公桌，人们把他当作成人般尊称为伊凡·安德烈耶维奇，他每天的工作是缮写公文，送发邮件，此外还有一件奇异有趣的工作——削鹅毛笔，并把笔送到每张办公桌上。

上班的时候，克雷洛夫总忍不住要阅读一些心爱的书籍，有时在偷看书籍时被那位粗暴的科长发现了，还要挨一顿打骂。于是他又想出巧妙的办法，使科长无法发现他偷看书。就这样，他读了赫姆尼采尔（1745—1784）的俄国寓言作品，俄国诗人得米特里耶夫（1760—1837）、作家苏马罗科夫（1717—1777）的诗歌和戏剧，著名俄罗斯文学家、科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文学作品……把父亲箱子里的书都读完了。

小克雷洛夫天资聪颖，善于观察；他发现，在他周围那些成年的同事们是怎样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公堂上每天发生、决定的事情，总是对富人、贵族有利，而对穷人、农奴不利。从此，他更嫌恶每天的例行公事，总是焦急地等着“退堂”（即下班）。

下班后，克雷洛夫喜欢到市场去逛，听顾客跟商贩讨价还价、斗嘴；他还常常一连几小时地坐在伏尔加河边上，听洗衣服的女人们交谈，听书人讲故事。他对民间语言有特殊的爱好，许多俄罗斯谚语和俗话就藏在他的脑袋里，为他以后的寓言创作，准备了丰富的宝藏。

他仍然常常到神学校参加晚会，还跟神学生们交上了朋友。他才十四岁，却已长得身高膀圆，成为赡养一家人的当家人。他喜爱戏剧和文学，并且开始尝试写第一部喜剧性的歌剧《用咖啡渣占卜的女人》。这种歌剧是当时流行的体裁，以描写轻松的日常生活为主，喜剧中有对话，也有歌唱和音乐。克雷洛夫写完这部歌剧后，便跃跃欲试地想在文学艺术方面碰碰运气。他说服了母亲，又请了一个月假，带着那部喜剧到彼得堡去；母亲随后也来到彼得堡，打算向当局申请颁发已故退伍上尉安德烈·克雷洛夫的抚恤金。就这样，克雷洛夫全家于一七八二年底搬到了彼得堡郊区。那儿离喧嚣热闹的市区很近；但郊区那杂草丛生的小街、低矮的房屋，还有屋后的菜园——所有这些情景，使人简直认不出那儿是首都的郊区，反而会把它误为外省的小镇哩。

克雷洛夫带着自己的剧本去找剧院上演，但剧院却毫不理睬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伙子。他于是决定把剧本拿去出版，这个剧本虽然还较幼稚，但真实而质朴地描写了农奴制度下的俄罗斯农村，形象地描绘出刚愎自用的女地主、受压迫的农奴等众多角色。因此在几经挫折后，一位书商终于愿意用六十卢布的价格买下剧本。克雷洛夫没有要稿酬，却用这些钱买了法国著名作家高乃依（1606—1684）、拉辛（1639—1699）等的文集；他决心学习这些作家的悲剧杰作，以充实提高自己。这部处女作使他获得了第一次稿酬，这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克雷洛夫心花怒放，更坚定了从事文艺创作的信心。尽管剧本最后并没有出版，但他的道路已经选择好了。

克雷洛夫到彼得堡后不久，便到税务局当了秘书，年俸定为九百卢布，这点钱在旧俄帝都，是不够维持全家生活的。为了挣钱，克雷洛夫替剧院翻译外国剧本，创作了不少悲剧和喜剧，并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样获得一些稿费，来赡养母亲和弟弟，

他们在彼得堡的生活才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克雷洛夫很爱自己的弟弟列乌什卡，母亲瞧着小哥俩相亲相爱，也感到十分高兴。可惜的是，母亲没能享受多久这样的天伦之乐，她在一七八八年去世了。这使作家非常伤心，他觉得，“生活中最大的欢乐、最大的幸福”离开了他。

母亲在世的时候，就使“贵族的遗孤”列乌什卡在近卫军中挂了名，克雷洛夫还教弟弟学法语、学拉提琴，以陶冶性情、增广见识。母亲去世后，作家更辞去税务局的公职，以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教育弟弟。列乌什卡非常尊敬克雷洛夫，称他为“哥哥兼爸爸”。

作家这时完全以写作来维持生活。他翻译了许多法国和意大利作家的著作，并开始仿照十八世纪俄罗斯寓言作家苏马罗柯夫（1718—1777）的风格，写了《羞怯的赌徒》、《赌徒的命运》、《孔雀和夜莺》和《厌烦客人的主人》等四篇寓言，陆续发表在杂志上。

在投稿的过程中，作家结识了《早晨》杂志的编辑拉赫曼尼诺夫，这位编辑年龄比克雷洛夫大很多，学识渊博、睿智练达，他一下子便看出了克雷洛夫卓越的天才和智慧，于是极力罗致克雷洛夫参与《早晨》的编辑工作。克雷洛夫对拉赫曼尼诺夫也很敬重爱戴，便参与了《早晨》的工作。杂志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作家，他不再一次又一次地跑剧院，也不再去说服剧院老板选用他的剧本了；他觉得，杂志比起剧院来，运用更为得心应手，更能畅所欲言。他于是下决心筹办一份杂志。

一七八九年初，彼得堡某报纸刊登了一则新杂志问世的广告：“《精灵邮报》，又名《阿拉伯哲学家马里库尔姆克同水仙、气仙、地仙关于学问、道德及批评的通讯》。”作为一个讽刺作家，克雷洛夫的事业就这样开始了。

他是“扮演”的“阿拉伯哲学家马里库尔姆克”，接受神仙们（同样由克雷洛夫“扮演”的角色）从俄罗斯各地寄来的信件，而那些“神仙”却披露了一般人不敢说的现实情况——狼心狗肺的贪官污吏、达官贵人如何欺压百姓；“狮子和老虎为害虽烈，但比之某些君王和他们的部长，尤瞠乎其后”……如此激烈的言论，不仅吓着坏中产阶级，使他们不敢订阅，也招致了当局的注意和刁难。因此，《精灵邮报》只办了不到一年便停刊了。

但是克雷洛夫并不灰心，他在一首赠友人克路欣的诗里这样写道：

一个希望刚刚萌生，
另一个希望又接踵而至；
一个幻想刚刚破灭，
另一个幻想又跃跃欲试——

这样，他又筹办了新的杂志。一七九二年，克雷洛夫凑齐了所需要的款项，成立了“克雷洛夫先生同仁印刷馆”，同时出版一种文学杂志《观察家》，刊登克雷洛夫和其他作家的小说、短诗和论文。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统治的晚年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自从普加乔夫冒称“失踪的彼得三世皇帝”，发动了1773年大起义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撕去了开明的面纱，露出了暴君的面目；不但血腥地镇压了这次起义，还大兴文字狱，疯狂地迫害进步知识分子。一七九〇年，俄国革命文学的奠基人拉季谢夫（1749—1802）出版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揭露了俄国农民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境况。女皇亲自读了那本书，硬说拉季谢夫煽动农民暴动，是个“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而判拉季谢夫死刑（后

改为流放西伯利亚)。而俄国启蒙思想家诺维科夫(1744—1818)却由于创办了三个著名的讽刺杂志《雄蜂》、《画家》和《柯谢略克》，在杂志上发表反对农奴制度的文章，被沙皇政府逮捕，囚禁于斯列谢尔保格要塞受苦。

在这样的情况下，克雷洛夫主办的《观察家》只办了十一个月又告停刊。但作家于次年又创办了第三个杂志《圣彼得堡水星》。他在杂志上先后发表了《疯狂的家庭》、《恶作剧的人们》和《前室中的作家》等三个讽刺喜剧，内容都是描写破落贵族的腐朽生活习惯、讽刺他们的思想空虚和他们在权贵面前奴颜婢膝的丑态的。在他写的其他讽刺作品中，还揭露了贪官污吏，披露过农奴的悲惨境遇……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因此遭到沙皇当局的怀疑，“克雷洛夫先生同仁印书馆”受到严密的监视。有一次，警察甚至以女皇命令为借口，把克雷洛夫传到法庭审讯，而印书馆也遭到警察的大肆搜查——幸而克雷洛夫早有准备，早已把所印的禁书转移出去，这次传讯和搜查才没有造成恶果。

克雷洛夫意识到，继续留在彼得堡是危险的；他决定离开首都，到外省去避避风头。一七九四年初，他把印刷馆转让给别人，便离开了彼得堡。他先后到过莫斯科、诺伏格罗德、唐波夫，当过家庭教师、做过其他工作，后来来到萨拉托夫，为戈里曾公爵(1773—1844)当家庭教师。戈里曾公爵当时失宠于沙皇，被保罗一世从彼得堡放逐回自己的领地。克雷洛夫在戈里曾家里教过孩子们念书、帮助管理过生产，还当公爵的私人秘书。

有一次，公爵家里要举行一次演出，但久久定不下剧本，克雷洛夫写了一部非常有趣的滑稽悲剧《特鲁略夫，或者波德希巴》，立即受到演员们的喜爱。这部剧本讽刺了崇拜普鲁士军队制度的保罗一世，其形式却是轻松愉快的童话喜剧。演出时全场观众一直笑个不停，在笑声中宣泄了人们对沙皇保罗一世的鄙夷和

痛恨。

《特鲁略夫》一剧很快就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开来，如普希金的禁诗一样脍炙人口。一些学生甚至由于阅读《特鲁略夫》的手抄本而被开除学籍。这个剧本一直过了七十年以后才获出版，而直到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才被搬上舞台。

克雷洛夫随着戈里曾公爵一家，有时住在萨拉托夫，有时又到戈里曾家族在基辅的领地去。他的喜剧仍不时在首都公演，但他一直没有回过彼得堡。在政治压力下，他的旧友克路欣那时再也顶不住了，向沙皇政府忏悔了自己的“罪行”，从而“沐浴皇恩”，当上了戏剧检查官。克路欣因而洋洋得意，还写信告诉克雷洛夫，说自己可以保护克雷洛夫返回彼得堡重操旧业。作家愤怒地跟克路欣绝交了，他依然信守他在过去的赠诗中写下的誓言：

我不寻求高官厚爵，
也不认为那是幸福；
我也不巴结国外回来的人们，
不想在老百姓中间耀武扬威。
我只需要一个头衔，
那就是造物赋予我的——
人的头衔！

一八〇一年，保罗一世在宫廷政变中被杀，其长子亚历山大一世继位。戈里曾公爵解除了流放，被任命为里加总督，克雷洛夫以秘书身份随公爵赴里加上任。他在里加住了两年，至一八〇三年，他突然接到弟弟来信，要他到谢尔普霍夫——弟弟所属团队的驻地去会面。这使克雷洛夫激动万分，匆匆收拾了一下行装，于一八〇三年秋天来到弟弟的驻地。他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生活，顿

感如释重负，象回到家里一样舒适。他一边休息，一边慢慢写点东西，翻译寓言等。

一八〇六年，克雷洛夫到莫斯科，拜访了著名作家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拿出自己的三篇寓言《橡树与芦苇》、《爱挑剔的新娘》、《老头儿和三个青年》，请德米特里耶夫指教。这位寓言作家十分赞赏克雷洛夫根据拉封丹寓言编译的这些作品，建议克雷洛夫以后改行当个寓言作家。他把寓言寄给《莫斯科观察家》杂志，发表于一八〇六年初。

克雷洛夫于一八〇六年回到彼得堡。剧作家沙霍夫斯科依见到他十分高兴，建议他为剧院写喜剧剧本，于是作家写了他平生最后的两个喜剧《摩登铺子》和《训女》。《摩登铺子》嘲笑了做梦也在想着到法国摩登铺子去的外省贵族太太。《训女》则写几个年轻姑娘疯狂崇拜法国洋人，有一次竟把穿法国服装的俄国仆人当成了法国侯爵，大出其丑。这两个剧本的面世很合时宜，那时正是俄国抗法卫国战争前夕，克雷洛夫的剧作对于清除人们头脑中崇拜法国、妄自菲薄的思想，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也为俄国卫国战争作好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准备。两部喜剧在彼得堡舞台上演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这时，剧院又向克雷洛夫约写俄罗斯人民英雄的歌剧剧本。克雷洛夫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便答应了。在他脑海中涌现出童话中的俄罗斯大力士穆拉麦茨的形象，他立即命笔疾书，一部优美的歌剧《伊里雅·穆拉麦茨》很快就写出来了，其中有传说中的俄罗斯英雄、王公、贵族，还有夜莺大盗等角色；剧中有歌有舞、还有击剑和芭蕾，也获得了非凡的成功。

但忠实于生活的克雷洛夫却对寓言这种形式越来越感兴趣，他觉得这种短小精悍的故事能以三言两语说明一个道理，其中的动物角色所表现的对沙皇政府及达官贵人的讽刺，很容易骗过检

查机关。因此，他决定遵照得米特里耶夫的建议，开始写作寓言。

一八〇八年，作家在《戏剧通报》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第一篇寓言《小箱子》，从此，《戏剧通报》上便一篇又一篇地发表了许多克雷洛夫寓言。这一年里，作家发表的寓言竟达十七篇之多。人们十分喜爱这些洋溢着俄罗斯气息的优美动人的寓言，克雷洛夫到了哪儿，哪儿的人就要求他朗诵寓言。在一次家庭舞会上，克雷洛夫认识了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长奥列宁(1763—1843)，奥列宁非常欣赏这位作家的才能，便极力劝说克雷洛夫到公共图书馆工作，作家答应了。他起初任助理馆员，不久即任正式馆员。同时，作家也与奥列宁一家成了亲密的朋友。

一八〇九年，首次出版了《伊凡·克雷洛夫寓言集》，其中收有《小箱子》、《橡树和芦苇》等二十三篇寓言。他的十年漫游生活为他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他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诚实的、正直的人遭受诬陷和污蔑，盗钩者被判刑、盗国者却成了达官贵人；农奴们过着非人的痛苦生活，地主、贪官污吏家里却歌舞通宵、酒肉成山……所有这些社会不平的事实，过去在克雷洛夫的讽刺杂志里早就披露过，这时作家经过多年的阅历，观察得更精微、思考得更深刻了。他过去的讽刺作品可说是寓言的序幕，但他的寓言却更为精警和发人深省。

例如，在《狼和小羊》里，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一个炎热的日子，
小羊走到溪边去喝水；
真是活该倒霉，
一只饿狼寻找了三个地方——

饿狼找了各种罪名要安在小羊身上，以便“名正言顺”、“冠冕

堂皇”地吃掉小羊。但这些捏造的罪名都被小羊驳倒了。于是饿狼凶相毕露：

“住嘴！我听厌了，
我没有时间来查究你的罪行，狗崽子！
你的罪过，就是我要吃你。”
说罢，狼就把小羊拖进黑暗的森林中去了。

作家接着作出了结论：“在强者面前有罪的，永远是弱者……”
在克雷洛夫寓言里，压迫者是以贪婪饕餮的动物形象（如狮子、狼、狐狸、鹰、梭鱼）出场的。其中狐狸的狡诈更使它成为许多寓言的主角，例如在《狐狸建筑师》里，它被委托建造一所鸡窝：“它把鸡窝建造成那样，任何人也钻不进去，用什么方法也不行。它仅仅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小洞。”

狐狸有时担任法官，它把偷鸡的罪名加在羊身上，然后判决：“……理应判羊死刑，羊皮归原告，羊肉充公归法庭。”（《农民和羊》）

克雷洛夫对愚蠢的达官贵人毫不留情。有一次，某大官邀作家去作客，并请他朗诵几篇寓言。克雷洛夫朗诵完后，不学无术的大官却装出深思的神情说：“很出色。但是，为什么您的写法跟得米特里耶夫的不一样呢？”“我不会那样写。”作家答道。

回家后，克雷洛夫就动笔写了一篇题为《驴子和夜莺》的寓言：驴子久闻夜莺唱得好，有一次它见到夜莺，便请夜莺唱歌。等夜莺唱完后，“驴子把头冲着地：‘很好’，它说，‘的确名不虚传，优美动听；遗憾的是，你不认识我们的雄鸡；如果你再向雄鸡学两手，那就更加精彩了。’”最后，作家写道：“求求老天爷，让我们别看见这种批评家吧。”

人们一看到这篇寓言，就知道作家讽刺的驴子，正是那个炙

手可热的大官。

十八世纪的俄国，确实产生过许多受欢迎的寓言作家，如苏马罗柯夫、得米特里耶夫、赫姆尼采尔等等，但克雷洛夫的寓言一出现，就使前辈作家的作品黯然失色了——克雷洛夫寓言以其清新俊逸、诗意盎然而成为俄罗斯和世界文学中的珍品。

更可贵的是，克雷洛夫寓言还直接反映了俄国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中的重大事件：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大军渡过涅迈河国境线。俄罗斯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但俄军总司令部里却还在勾心斗角，将军们在争夺重要职位。克雷洛夫对此情形深感痛心，他立即写了寓言《分红》：几个商人在分红时发生了争吵，恰在这时房子起火了，商人们于是在争吵中与他们的财物同归于尽。作家指出：“在命运攸关的时刻，人们往往因此而丧身：大家不是同舟共济、应付危难，却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吵个不休。”

战争爆发后，沙皇不得不任命老将库图佐夫(1745—1813)为总司令。这使全国军民深受鼓舞。但亚历山大一世并非真正信任这位总司令，当库图佐夫下令放弃莫斯科、坚壁清野困死法国侵略者时，沙皇竟责备总司令不战而弃莫斯科：“您必须在受侮辱的祖国面前，对莫斯科的失守负责。”

克雷洛夫却深信总司令另有妙计，他在寓言《乌鸦和母鸡》中写道：当母鸡撤离莫斯科时，乌鸦却扬言要“勇敢地待在这儿”，幻想着法国人还能让它发点洋财。结果乌鸦失算了，它不但没有发到一点洋财，反而被饥饿的法国人作了汤。克雷洛夫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寓言有力地支持了库图佐夫的作战计划。

拿破仑占了一座空城，自知中计，连忙派人求和，但库图佐夫没有跟他和谈，反而在波尔金诺村击败了法军元帅缪拉率领的劲旅。克雷洛夫立即写了寓言《狼落狗窝》志庆：